

四 4

4820.

診餘舉隅錄



診餘舉隅錄卷下

陽湖陳廷儒剡生偶筆

中風陰陽虛實證

中風有偏枯。有風痺。有風懿。有風痺。治法以氣與血爲本。外邪爲標。乙未夏。柳君籽青自鎮江至上海。中途勞乏。汗出遇風。卒中於陰。右偏臂胫無力舉持。舌筋亦短而蹇於言。前醫投以清疏藥。不合。楊省臣太守代邀余診。切其脉。右緩無力。知是肥人氣虛。外衛不固。以獨活湯千金附子



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版權所有

散黃耆建中湯等方。出入加減。調治而愈。丁酉春。余客天津。吳橋王檢予大令。患偏中風。以車速余往診。右偏面腫。口喎言蹇。手不任持。足不任步。膝脛畏冷入骨。食不甘。寐不安。煩躁尤甚。切其脉。左盛右微。望其苔。右厚左薄。詎是勞倦內傷。風寒外感所致。用黃耆附子建中湯。防風散。桑菊煎。出入加減。爲方。兩旬餘而愈。此皆陽虛。以陽藥效者也。然又有陰虛。當以陰藥效者。庚寅春。余至天津。劉稼民觀察。病中風兩日。來延余診。食不進。語不出。神昏氣粗。兩

目上視。手足右尚能動。左已不舉。切其脉。滑大而數。知是陰虛陽盛。木火挾痰火。兩相鼓煽所致。治以清火豁痰。平肝熄風之劑。明日復診。神識清。已起坐。仍前方。佐以益陰補氣法。月餘。飲食如恒。漸能步履。大可望愈。後余以事他適。路隔較遠。其家另延他醫。專任溫燥藥。綿延兩月。陰氣銷亡。小便頻數。夜更無度。此時急救其逆。徵之古方。當用六味丸加五味子。而他醫畏用地黃。不敢與服。病竟不起。噫。人之死生有定數。藥之宜忌所當知。地黃一味。有生用。

者有焙乾用者。有以法製熟用者。本經主治。實多散血涼
血補血之功。故云久服輕身不老。并尊之爲藥中上品。世
俗不察。以生地爲滑腸。熟地爲泥膈。視如砒毒。亦謬甚矣。
夫用生地而滑腸。乃胃弱氣虛之故。用熟地而泥膈。乃痰
多氣窒之由。此皆不明虛實使然。古方導赤散。以生地黃
與木通同用。瀉丙丁之火。瑤玉膏。固本丸。集靈膏。以乾地
黃與人參二冬並用。治血勞喘嗽唾血。六味丸。八味丸。四
物湯。均以熟地黃爲君。蓋熟地能填骨髓。長肌肉。生精血。

補五藏內傷不足。與病後脛股痠痛。坐而欲起。目眊眊如
無所見等症。功用非淺小矣。乃後人又泥張石頑之說。謂
地黃性稟陰柔。如鄉愿然。似是實非。似利實害。雖病至陰
虛火旺。五勞七傷。亦不敢用。豈知石頑之說。猶言生地防
滑腸。熟地防泥膈。欲人明辨用之。非屏地黃於無用之地
也。王好古曰。生地黃治心熱。益腎水。其脉洪實者宜之。若
脉虛者宜熟地黃。如此明辯其義。則地黃一味。無往不受
其益矣。

痿因濕熱證

痿由肺熱。傳入五藏。熱蒸則濕鬱。氣機爲之不利。與風病外感。善行數變者不同。乙未。余寓上海。劉君潤甫之室。病起夏秋。纏綿數月。偃息在牀。起坐無力。手足輭弱。不任舉持。來延余診。切其脉。大而滑。知是夏令濕熱。蘊久不化。氣分受傷。致成痿症。與草木在暑日中。熱氣蒸灼。枝葉皆痿。輭下垂無異。非得夜來清氣涵濡。則生氣必不能勃然。遂用清燥湯法。加減治之。月餘而症悉愈。丁酉。余客天津。夏

初。潘黎閣觀察。爲其孫縉華病久不愈。來速余症。據云。患已數月。延今。手足心熱。盜汗不止。胸脇脹悶。抽搐作痛。兩腿痠不任地。痿弱如廢。余切其脉。寸關虛緩。尺部滑實。知是上盛下虛之假象。當舍證從脉。作上虛下盛治。用補中益氣湯。郁芩五苓湯等方。出入加減治之。兩旬餘而愈。論二症治法。卽前哲瀉南方補北方之意也。然或以瀉爲補。或以補爲瀉。或補與瀉兩相需。用意時有不同。又況兼食積挾瘀血。痿症常有之。余嘗佐以消食濬血諸法。始能奏

效。隨症論治。豈可以一法盡乎。

痧麻虛實證

痧麻之邪。由陽明府上蒸手太陰經。而又爲外寒所遏。故初起必見咳嗽身熱等症。用辛平藥以治外。滋清藥以治內。此大法也。然症有虛實之分。治有標本之別。戊子春內親蔣子重病。經兩旬。來邀余診。發熱無汗。遍體麻粒。噦逆時作。便泄不已。舌苔灰黑。厚膩而乾。脉象虛微。按之欲絕。神昏氣弱。呼之不應。勢甚可危。余思此症。正氣虛極。垂脫

之時。卽有外邪。概從緩治。用高麗參五錢煎湯先飲。并用十全大補湯去茯苓加陳皮煨葛根爲方。大劑投之。兩劑神氣稍振。能進稀粥。嘔噦便泄亦止。惟身熱未清。是外邪不能自達也。仍前方加紫蘇。或謂旣服大補藥。不當用疏散藥。去而服之。身熱如故。余曰。病中止虛。補之則安。固不容散。若中虛又有外邪。補與散實兩相需。今人不通此理。當補不補。因而當散不散。所以病多棘手。抑知東垣治陽虛外感。用補中湯加表藥。丹溪治陰虛外感。用芎歸湯加

表藥。補中寓散。用意最爲元妙乎。仍加紫蘇等藥四味。另煎。沖入飲之。一劑。身熱減半。再劑。身熱始清。卽去紫蘇。專服大補藥。數十劑。而病愈。愈後。頭面指甲。渾身脫下如蛻。所謂灰黑舌苔。亦落下一大片。辛卯春。余客山東。周君申之之室。病痧痲症。前醫投以清疏藥。不受。飲入仍吐出來。延余診。身熱面赤。胸悶便泄。舌絳苔黃。脉滑而數。令按胸脘。內覺硬痛。知是溫邪發外。物滯阻中。前藥祇可疏邪。不能導滯。所以飲藥入內。格而不通。閱時復吐出。仍前醫方。

加消導藥一二味與之一劑吐瀉止胸悶寬再劑身熱清
能進粥飲後又清養之調補之滿身皮脫而愈此二症也
前則由病致虛後則由滯致病隨時論症權其因而治之
病自應手而效乃世俗不察氣既虛而不知補胸有滯而
不知通何哉

霍亂陰陽寒熱虛實證

霍亂一症有觸冒寒邪者有感受暑熱者有停滯飲食者
其致病有上下淺深之分有陰陽虛實之別來勢極速擬

議不及。或吐而不瀉。或瀉而不吐。或吐瀉交作。或欲吐不
得吐。欲瀉不得瀉。治法既不可專用寒涼。又不可偏用溫
補。至滋養消導。亦有時而必用。總恃隨時論症。隨症論治。
始能奏效。若拘守成法。不知變通。殺人易於反掌。近年霍
亂盛行。死喪頻仍。皆呆守成法者誤之。戊子。余授徒於家。
及門梅詮生之父。夜半患霍亂。醫治以來。復丹等方。吐瀉
不止。勢甚可危。天甫明。來延余診。切其脉。細數無倫。面赤
舌絳。苔黃而薄。腹痛時作。知是陰虛有火。用復脉湯。易麻

仁爲棗仁。去桂枝。生姜。加川連白芍。服後吐瀉卽止。漸進
粥飲。再仍是方加減。眠食俱安而愈。又同城小河沿郁長
生之婦。孕已三月。患霍亂症。來延余診。脉伏不見。遍體皆
冷。惟兩肩尙溫。此爲陰陽兩亡。治以回陽爲急。重用附子。
乾姜。高麗參。並加陳皮。炙草爲方。一劑。遍體轉溫。惟足猶
冷。再劑。兩足亦溫。能進粥飲。此時陽氣偏勝。當顧其陰。去
附子。乾姜。加生地。白芍。數劑而愈。乙未。余在上海福綏里
錢姓小兒。腹痛吐瀉。煩躁不安。其師俞夢池。是吾友也。來

速余診。切其脉。數而濡。審是暑邪內蘊爲患。合三黃解毒湯。橘皮竹茹湯爲方。一劑吐瀉卽止。其家更延醫視之。醫以爲螺紋已陷。病在不治。愈君訝甚。又速予往。予見病機已轉。告以保無他慮。令再服前藥一劑。明日復診。腹痛煩躁俱平。眠食亦安。復爲調理而愈。又同邑費君伯勳客居上海時。其室患腹痛吐瀉。來延余診。脉象遲緩。知是脾虛寒濕相侵。用理中湯加陳皮。蔻仁。數服而愈。又上海久敬齋王君翼亭之室。患乾霍亂症。胸脘懊懣。肢體麻木。不吐。

不瀉。來延余診。脉象滯滯。知是穢暑凝結。用蘇合香丸意治之。諸症漸平而愈。又丙申仲春。上海泰源莊某患先瀉後吐。飲食不進。醫以爲客邪外感。迭用湯藥不效。來延余診。脉象模糊。令按胸脘。着手卽痛。知是積滯阻中。并寒熱二氣不和所致。用枳朮丸姜連飲意合治之。服至兩時許。卽欲飲食。接服二劑。諸症悉平而愈。此數症者。或益陰。或回陽。或清裏。或溫中。或解穢。或導滯。俱應手效。可知霍亂症。未可以一法繩矣。然而世之樂善君子。往往不惜重貲。

配一丹方。以治千變萬化之病。其心誠善。其法則未善也。余嘗默體是意。以爲至不一之症。而欲以一法治之。治已病。不如治未病。治重病。不如治輕病。因擬就一方。用扁豆四錢。焦曲三錢。陳皮二錢。枳殼鬱金各一錢五分。礞滑石五錢。生草一錢。以方中重用扁豆神曲。故稱之曰扁鵲神方。戊子年。吾里霍亂極重。以是方傳與親友。凡有將吐將瀉。或吐瀉初起者。及早服之。頗效。十月初。至城南前橫鎮。有談行村姓談名蒙顯者。一家止夫婦子三人。早起。同時